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

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魏武帝曰謀攻者欲攻敵必先謀也全國爲上興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

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得之爲次也、全軍、司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自校以上至百人爲卒、百人以下至五人爲伍、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伐交、將合也、伐兵、形已成也、攻城、敵國已收外糧城守也、脩櫓轒轀、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不待攻器成、而使

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也毀人之國而非久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必以全爭於天下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爭於天下則不頓兵挫銳也十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謂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五則攻之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敵則能戰之已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

奇伏以勝之也少則能守之高壁堅壘勿與
戰也輔周者將周審謀不泄也輔隙者形見
外也縻軍縻繫也不知三軍之事軍容不入
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不知三軍
之權者不得其人也李卓吾曰夫謀欲攻人
之國便先謀全人之國以至全軍全旅全卒
全伍無一點不要全蓋唯以全人之國為攻
人之謀又以伐人之謀為謀攻之上策故軍
旅卒伍無一而不得全也始謂以全爭於天

下矣觀其不以百戰百勝爲善而以不戰屈人兵爲善之善則所謂善戰者服上刑尤孫子之所不赦矣是非效儒生之迂腐也乃所以爲善戰所以爲善謀攻耳後之用兵者其慎毋忽引勝謂吾以亂軍而引敵致勝也或曰識衆寡之用即識上文十圍五攻倍分等之用也

參考

卓吾子曰謀攻者必以全爭於天下故攻城

之法爲不得已而況城守乎故述攻城與守者

武王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柰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

夾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
迷惑三軍敗亂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當
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
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
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
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
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
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
至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

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戰

○太公曰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

○尉繚子曰、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狹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矣、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蹙、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武王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

敵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繫累、爲敵所掠、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于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柰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

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鬬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尉繚子曰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瘠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于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

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
守法也
○尉繚子曰兵有勝于朝廷有勝于原野有勝
于市井鬬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
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
無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
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撤威而勝者以其
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
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

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右攻城守城

卓吾子曰、謀攻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故曰、識衆寡之用者勝

○武王曰吾欲以少擊衆爲之柰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艸要之隘路

○武王曰我無深艸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爲之柰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艸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柰何起對曰避之于易邀之于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

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于阸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旣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

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柰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布鬪寡

卓吾子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故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將其可以不周歟然又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乃勝夫惟不御始謂善御御將之君非周武齊桓其孰能當之也否則必至於不受君命矣夫君命有所不受則其權在於將孰若嚴不馭之權而使其權一出於君乎

○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

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名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冑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黃石公曰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而能是謂三略為衰世

作

右馭將

卓吾子曰知彼知巳百戰不殆將而知彼巳也謀攻可也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此亦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甞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巳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巳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

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已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常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已兵家大要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已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

右知彼已

軍形第四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

霆不爲聰耳古之所爲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

也

魏武帝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不可勝在己守固備也可勝在敵自修治以待敵之虚懈也勝可知見成形也不可爲敵有備故也不可勝者守藏形也可勝者攻敵攻己乃可勝也九天九地喻其深勝於易勝者原其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修道者先修爲不可勝之道也保法者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勝敗之政者用兵之法

當以此五事秤量知敵之情也地生度因地形勢而度之也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如其人數也數生稱稱量巳與敵孰愈也稱生勝稱量之故知其勝負所在也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千仞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李卓吾曰軍形者兩軍勝敗之形也不可勝在巳我軍之形既如此可勝在敵彼軍之形又如彼故常修爲不可勝之道而保吾必可勝之法能爲勝負之政者以此然所謂勝

者又非以其難勝而能勝之也故戰勝而天下曰善便以爲極不善若天下稱善便是有智名勇功非勝於易勝而令人忘其爲勝者矣是非不欲其有名也大凡有其名者必然多費其力多費其力者必然多費其財多費其財者必然多損其兵便非全軍保勝愛國安民以全爭於天下之道矣夫舉軍爭戰本以爲國爲民而後爲之者也而至於費國損財傷民又安忍乎故寧無名無功而令我軍

實受其福也是以其勝也謂之勝易勝又謂之勝已敗已敗者彼其軍形已自敗壞吾特因而敗壞之耳非我能敗壞之也如舉秋毫如見日月如聞雷霆其形如此其易如之何而天下又孰能善之如以鎰稱銖如決積水於千仞之上天下又孰肯以智名之以勇功之乎蓋必如是而後爲眞愛民之主也眞保國之將也始稱善戰於孫武子而不可以稱善戰於天下矣守則不足者不可勝者守也

言我若守則敵必不足以勝我而藏於九地之下矣九地之下何隙可窺何間可入其爲不足不已極乎攻則有餘者可勝者攻也是爲動於九天之上其爲有餘又已極矣非有餘則不攻也非勝於易勝也

參考

卓吾子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又曰地生度

唐李衛公之言與孫子合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

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柰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

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

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絶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

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

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
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
六花大率皆然也、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

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貴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

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魏武帝曰兵勢者用兵任勢也分數部曲爲分什伍爲數也形名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也奇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也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備五聲等喩奇正之無窮也鷙鳥之疾發起擊敵也勢險疾也節短近也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或曰勢險其勢險峻不可阻遏也節短其節短促不可預

備也紛紛紜紜亂旌旗以示敵以金鼓齊之也渾渾沌沌車騎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三句皆毀形匿情也治亂數以部分名數爲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強弱形形勢所宜也形之敵必從見形勢也與之敵必取以利誘敵人遠離其壘而以精銳擊其空虛孤特也任勢專任權也李卓吾曰兵無一定之勢故奇正之兵亦無一定之用勢者因利而制權故奇正之勢亦因敵而變化

也無正不成奇無奇不成正謂奇正之相爲用可也無有奇而不正者亦無有正而不奇者謂奇正之合爲一又可也奇正之變化其勢又烏能定乎故凡可以誘敵者皆奇也是權勢也是詭道也凡所以待敵者皆正也皆本也所謂以本待之也是故以利動之以形示之以亂與之使敵人但見吾之爲怯而聞吾之爲弱也此奇也然已使敵人皆見而聞之矣則雖奇亦正如李牧之居趙代雖自家

士卒亦以牧爲怯況東胡諸種乎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求之於勢故勢常在我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亂實主於治也怯實生於勇也弱實生於強也此正也然吾之實治實勇實強夫誰則知之唯其不可知則雖正亦奇奇正之用又曷可窮也故凡敵之人未有誘之以利而不來者未有多方以誤之而不可致者然亦未可以一定執也設使利之而敵不動形之而敵不從與之而

敵不取則雖孫武子亦且柰之何哉故敵人
如太山吾雖勢如激水之疾可如何敵人如
狡兔之深藏於穴吾雖勢如鷙鳥之節可如
何敵人能先爲不可勝以藏於九地之下也
吾之勢縱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也可如何
故任勢者可動卽動不可動卽不敢動可動
卽如轉圓石如鷙鳥節如漂石激水遲慢一
毫不得矣不敢動卽如山之安如木之靜如
方之止夫如是故其勢常在我也是故著兵

勢

參考

卓吾子曰勢者機也機動而神隨故言軍形便言兵勢夫兩軍勝敗之形雖未戰而其形已見矣然非眞聰明神智之主則不能知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知之則謂知已而知彼雖百戰而不殆矣夫惟其能知彼已勝敗之形於衆人之所不能知也是以因利制勝以應形於無窮雖鬼神亦莫

得而測之也蓋形雖不可知而猶可見若任勢則無形而不可見況可知耶故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然則非變易無方之神人又安能運變化無窮之神勢也勢雖神妙總不過奇正奇正雖變總不出虛實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

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武王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

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灾

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
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
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
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
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
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
衡敵、對無立國

武王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
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

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蓊蘙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

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繆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諠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

敵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里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

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太宗曰、蕃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

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鬬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思○過○半○纔得三分耳

右任勢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是亦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

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

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爲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眞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己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己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

言大略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爾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措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

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

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爲奇、以正爲正爾、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鬭、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符堅、非謝玄之善也、蓋符堅之不

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奇

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

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蕃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

也蕃而示之漢漢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乘其所之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